心有千千結

——談伍廸艾倫的「我心深處」

劉森堯

"The true paradises are the paradises that we have lost."
——Marcel Proust: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母親自殺死後，電影已經接近尾聲，最愛母親的三女兒喬伊在日記中寫道：「葬禮過後，我們又回到了海邊的屋子，我們忍不住又想起過去一些難忘的記憶，自然首先想到母親，也想到過去一些我們所熟悉的快樂溫馨的時刻。我記得她窮得有多漂亮，跟父親一起外出…；…當媽媽在佈置聖誕樹的時候，芬是個多麼討人喜愛的小女孩。我不得不寫下這些記憶，因爲它們對我深具魅力。」下面一個鏡頭是喬伊

和大姊荷娜達站在窗前遠眺海洋，末了，喬伊說：「海水好平靜。」荷娜達說：「是那麼的安詳寧靜。」接着二姊芬走進來站在她們旁邊，一樣望着遠方的海洋，三個女兒站在一起，構成很勻稱很纖細的畫面，那是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一切沈入平靜，要說的已經說盡，母親已死，父親也已有了新歡，過去的舊夢是再也不會回來了。

那是一個簡單的家庭故事，也是一個淒美的悲劇故事，在伍廸艾倫的電影中講來無一不是眞情，在細膩含蓄的抒情筆調中，處處流露着不亢不卑的冷靜韻味，而於冷靜中却又顯現着亦步亦趨的反省性情操。看慣伍廸艾倫嘻笑怒罵格調的觀衆，沒有不爲他這部「我心深處」電影風格的分歧而感到困惑費解，因爲這次不但看不到艾倫「傻瓜大鬧科學城」的鬧劇趣味，亦無「愛與死」的嘲諷筆調，當然也看不到「安妮霍爾」那種明朗化的兩性關係的情感批判，在「我心深處」中，從頭到尾，我們所看到的，只有冷靜自省性的情感抒發而已。

其實，就主題和影片所散發的氣質來看，「我心深處」根本就是前述幾部喜劇作品的延伸和再現，全片的主題仍然離不開愛和死，以及自我禁錮疏隔的悲劇性人際關係，只是所表現出來的格調不一樣罷了。如果我們從作品與作者自身的趣味和氣質的關係來看，仔細去比較他先前的作品和這一部風格迥然不同的作品，對他一貫所執着的主題有一個了解，就不會再爲他電影風格的分歧而感困惑了。在私底下艾倫本人始終扮演一個自我禁錮情結深重的角色，他追求完美而又顧慮太多，所以對生活和情感也就一直採取保持距離的態度，這一點我們可以在「愛與死」和「安妮霍爾」兩片中看出來，在「愛與死」中他自己飾演一個畏生畏死，面對愛情時尤其儒弱無能的小知識份子，終日爲愛情和死亡的縹緲概念所困擾；「安妮霍爾」裏頭艾倫和黛安基頓再度携手表演，又演活了艾倫困扼不解的愛和死的概念。另一方面，在藝術趣味上艾倫又是一個品味能力不俗的知識份子，舉凡音樂、美術、文學和電影等，他都能够以一流鑑賞的姿態去鑑定品賞，他自己還是爵士樂團的樂師呢。由於這種敏銳多慮的藝術家天性和高尚脫俗的藝術趣味，遂構成他前面幾部喜劇作品的特殊格調，很少人能够像他那樣把自己的氣質和趣味結合在電影中表現出來，也

很少人能够像他那樣在通俗的鬧劇中表現出深刻的嘲諷味道之餘又講出適度的人生概念，而這之後又拍出像「我心深處」那樣具有冷靜風格的抒情電影。

「我心深處」一片的原名「室內」(Interiors)就已經暗示出這部電影講的是發生在室內的家庭故事，另一方面同時也暗示各個劇中人物內心深處的癥結和困扼。電影一開始，導演便很刻意的呈現了幾個擺設有傢具的室內空鏡頭，氣氛肅穆，却陰暗無光，顯示一個悲劇故事的徵兆。接下來父親一個人站在窗旁，面對窗外，若有所思地敍述一段他和母親結合的經過：「當我遇見伊芙的時候，我已經從法律學院畢業，她那時很漂亮，一襲黑色的洋裝使她看來顯得白皙而冷靜……」想到幾個小女兒在海邊屋子的窗外沙灘上玩遊戲，父親繼續：「當女兒們出生時，一切是那麼的完美有秩序。事實是，她爲我們創造了一個天地，事事皆各得其所，一片和諧……」父親繼續望着窗外，內心頗有幾分感慨：「然而，突然有一天，不知何故，我們之間却出現了很大的隔閡，我所見到的竟是一張陌生的臉孔。」

這不過是個序言而已，事實上，電影開始時他們已經分居，三個女兒也已經長大成人，大女兒和小女兒且已各有歸宿，二女兒芬是個電視演員。母親依然是藝術家的氣質，情感上雖然暫時落空，還是處處要求秩序的完美，可是在女兒面前却掩飾不住自己心靈的虛空和情緒的低落，時時隱伏着可能一觸即發的精神危機。同時，大女兒荷娜達和三女兒喬伊各自的事業和情感也陷入欲振無力的膠着狀態，彷彿每一個家庭成員都同時面臨了難題而無由解決。母親仍舊執愛父親，始終期待着他回心轉意，重拾舊好，女兒自然也希望父母能够早日言歸於好，回到往日和諧美好的快樂時光，然而，有一天父親竟不期然帶回一個氣質庸俗的情婦，這個團圓之夢遂告粉碎瓦解。就在父親和情婦結婚燕好那晚，整個危機終於爆發開來，婚禮是一片混亂，情婦不愼撞落花瓶，喬伊按奈不住，厲聲喝罵，父親鬱鬱不樂。此外，荷娜達的丈夫酒後亂性，企圖非禮嬌麗可人的小姨子，而母親聞悉親夫變心再娶，方寸大亂，終於精神崩潰，悄悄溺海自絕，情緣從此了斷。最愛母親的小女兒喬伊因此感慨萬端，遂在日記中寫下一段懷念母親的感傷話語，想起昔日種種，心頭總是浮現着圈圈鬱結，其實，那畢竟是

一場已經褪了色的舊夢，只能深深埋在心底。

這是一部內容和風格兼而有之的精緻電影，我以爲伍廸艾倫在這部片子中最出色的兩項成就卽是題材的適度掌握和電影風格的塑造。先說和內容有關的題材，就故事題材和貫穿全片的戲劇動作而言，都是極爲單純，甚至是平淡的，一個家庭的感情故事，以父母的婚姻變化爲主軸，再配以三個女兒和父母之間微妙的情意綜，以及女兒們各自內在的情感衝突，如此而已，却交織成這部電影不同凡響的戲劇張力，理由卽在於貫穿前後連綿不絕的精彩對白的運用，整部電影一呼一應的節奏和冷靜氣氛的營造，同樣也是由於此一結構的對白張力來牽繫進行，不但適度的推展故事情節，而且清晰的襯托出劇中人物尖銳强烈的獨特個性，因此能順理成章的帶出一場驚心動魄的悲劇性衝突。伍廸艾倫在本片中人物刻劃也是一大手筆，母親要求完美的藝術家個性，電影開場時在三女兒喬伊家中對室內裝潢設計的批評和要求卽已充分顯示出來，至若父親和情婦或女兒們的個性也是在他們各自出場時幾句言簡意賅的對白中揭露無遺，卽使是處於次要地位的兩個女婿角色，也是刻劃得極有分寸。導演在戲劇事件的處理手法方面一樣是別有一手，講究緊湊的一線發展到底，全片的故事重心幾乎完全環繞在父母的情感糾葛上面打轉，以至最後母親精神崩潰，溺水自殺，構成全片戲劇衝突的高潮，電影至此戛然而止，就像西伯留斯氣勢磅礴的交響曲一樣，總是在最後一個樂章的尾端來一番排山倒海的澎湃氣勢之後劃上一道休止符，再全盤逐漸緩和以終。「我心深處」在這方面算是異曲同工，母親自殺死後，在緊接着的一片祥和氣氛中驟然拉下帷幕，令人回味無窮。

就本片的整體風格而論，明眼人誰都可以看得出來，那是柏格曼式的，看過柏格曼電影的人，再比較這部「我心深處」，則不難發覺，不管是運鏡的手法，或是畫面構圖的方式，都是柏格曼式的，卽使是氣氛的醞釀，節奏感的傳遞，或敍事的方式，也居然都是柏格曼式的，比如電影一開始時父親的獨白方式幾可直追「哭泣與耳語」或「秋日奏鳴曲」中麗芙烏嫚的倒敍旁白，又片中大女兒荷娜達和二女兒阿芬在海灘漫步互訴心曲的一場戲，攝影鏡頭橫移着亦步亦趨緊跟不放，足足約有四、五分鐘之久，論其氣氛效果，套用一句俗話講：語不驚人死不休，那根本就是「

假面」一片裏頭，麗芙烏嫚和B・B・安德遜在海灘上邊走邊對話那場戲的精彩再版。再者，「我心深處」整部電影畫面構圖的格調差不多就是柏格曼一系列講女人電影的刻意綜合，電影最後三個女兒矗立窗旁遠眺海洋的那個壓軸鏡頭，一眼看去也是許多人都熟悉的柏格曼著名商標。總之，一部「我心深處」前前後後都閃現着柏格曼的影子，伍廸艾倫心儀柏氏的程度於此可見。或許我們可以說這部電影正是艾倫有意向這位前輩大師呈獻敬意的禮物呢，但不管怎樣，艾倫對於這種風格的刻意模仿（或者說是塑造），於他自己而言，較之過去的喜劇作品，不僅是一個新的突破，甚至是一種趨向成熟的自我超越，對整個美國影壇而言，也是一項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胆嘗試，尤其對好萊塢式講求浮面心態的娛樂電影，未嘗不是一個空谷足音。

提到柏格曼，我們自然聯想到「我心深處」也正是一部講女人情感的電影，那是柏格曼一向最拿手的看家本領，他就經常處理聰慧女人理性一面的情感困境，艾倫在此依樣葫蘆作了一番世說新語的刻意詮釋，雖然沒有柏氏那樣尖銳深刻和鞭辟入裏，却也別具一格，另有不同韻味，比較起來，要顯得更爲平易近人些。伍廸艾倫在本片中同樣塑造了幾個聰穎而獨立的女性類型，她們個個深具競爭慾和侵犯性，這剛好也正是她們各人的困惱泉源。片中的母親是個聰明而有腦筋的女人，在父親的印象中曾經「很漂亮，一襲黑色的洋裝使她看來顯得白皙而冷靜」，有着一流的氣質和教養，凡事要求一板一眼，然而她終究還是無法博取丈夫持久的愛心，她那裏知道丈夫需要的是一個像情婦珍珠那樣雖然粗俗却百依百順的溫馴女人？當然她也不會知道，今天的大女兒和三女兒居然也在走她的路子，至少她們在兩性關係上已經處處顯露失調跡象，荷娜達具有寫作才情，但是鋒芒太露，處處逼壓丈夫的男性驕傲，而自己又是敏感多慮，困境重重，三番兩次在精神醫生面前吐露心中鬱結，顯示層層隱伏的精神危機；丈夫面對妻子，同樣是作家身份，居然弄得無地自容，遂在父親婚禮中醜態畢露，意圖染指小姨阿芬，說來未嘗不是一種內在壓抑情結的宣洩補償。喬伊對父母分居一事，一開始即主張母親應當理智面對現實，不可自欺欺人，自我沈溺，充份顯露其實事求是的冷靜頭腦，可是及至後來面對職業

取捨的困擾時，所表現的則又是一副騷亂無助的可憐模樣。從這幾樁事實看來，她們母女的困境並不是其來無自，整個悲劇結局也不是無中生有，導演有意無意畢竟還是暗示了女性主義的困境和極限。

然而，「我心深處」根本無意深究女性主義，從形式和內容來看，我覺得這到底還是一部抒情多於理論的影片，從起始不慌不忙的冷靜舖敍筆調到結尾時焦灼紊亂的情緒爆發，導演着筆的態度始終是情感重於理智，平靜中隱藏動盪，冷淡中暗伏激情，而全片不使用配樂的平舖直敍筆調，加上戈登威利斯（Gordon Willis）沈穩持重的攝影風格，更是使本片的影像生命增色不少，威利斯的攝影功力在「敎父」和「躍馬山莊」以及「安妮霍爾」等片中早已是大家有目共睹，這回再度發揮他塑造影像視覺功能的才華，配合艾倫刻意求工的場面調度和緊湊醉人的戲劇張力，遂使整部「我心深處」從頭到尾散發着無可抗遏的迷人魅力。

普魯斯特的小說「往事追憶錄」最後「時光倒流」那部份裏頭曾經這樣寫道：「眞正的樂園其實是我們早已失落了的——失落園。」伍迪艾倫的電影中伊芙母女們却一直要去重建一個已經失落了的樂園，豈知舊夢難圓，母親死後，一切復歸平靜，可是鮮明燦爛的美麗時光是再也不會回來了，最後一個鏡頭三張秀麗清澈的呆滯面龐不知說盡了多少的惆悵和無奈，「我不得不寫下這些記憶。」喬伊最後只得黯然感嘆：「因爲這些記憶對我深具魅力。」電影就此打住，却韻味無窮。